

宋 桑 列 得 安

光 陽 · 水 · 山

譯 元 占 陳

陳占元
譯



“明 家 作 譯 西”

山 水 陽 光

西洋作樂叢刊

艾
谷
亞
兒

孩子，我在這個山裏面，在這個艾谷亞兒（Avalon）的巍峨的華山裏面，找到別的孩子向冒險小說，向戰爭的故事尋去的東西：一個英勇的和怪誕的世界的存在，和生命的這種最初的辯證，在人們和在民族，祇有傳說才可以作這種辯證的。

十四歲，我和幾個同伴朝這個山出發，像朝着一片陌生的土地。在那裏一切似乎仍待發見；我們經由旅客的謎述所導引，我們僅僅聽到講及它的道路，它的謎徑，它的小路和它的草地。即使在我們走遍了和越過了它的時候，它似乎在我們的行程之後再度成爲神秘的，而且在我們彼此轉述的每個忠告裏面，我們喜歡

再找到這種神祕的痕跡。

在布路我們可以抄近路，筆直登上山頂，但是得注意不要走過了山毛櫸林口的小徑；在荷脫·特·狄于最好別離開道路，爲了紅的蝮蛇；在嘉爾·特·格里瑪裏面……

我當日住在呂·維岡，我也始終打呂·維岡上艾谷亞兒。後來，卜居畢呂麻格，我和它接近了。登那絕頂，祇賸了單獨一個傾側的葉枝石和牧場的高崗，一道峻拔的千狀的扶欄。上山成爲更險峭，更短促、或許更沉痛，然而我對於這些打呂·維岡走的遠足時常懷着一種更大的興趣，它們是更長、更吃力，起初一樣的險峭，跟着爲蒙塔爾或拉·呂昔特的那些遙邇多草的峯頂拖平的。我時常，在夢裏，打這個路程走近那個山，這也是打這個路程我喜歡領一個朋友登上那個絕頂。

藉這些，在一個小說家，將一種更大的存在和一種證實了的現實給與世界的移動之一，我把呂·維岡寫成「草澤人」(Les Hommes de la Route)的艾·安

兒 亞 谷 艾

得獨：但是這並非我不忠於這個小城。反之，爲了歸它，才感到人祇給與那些過於眷愛的東西的這種差謬。而我又怎麼能夠忘掉它呢？一心在我們自己身上，隨處，游泳着，走遍那些切斷阿爾的急流的淵潭，從支持着它的草原的石壁的高處躍下，我們這樣花去我們的整個童年去不斷懷想着那個山岳。

夏天，幾乎每個禮拜，我們在那個巖崕的羣山裏面作一日，有時作兩日的遠足。但這是在季節的遞變，尤其是在秋天，這些遠足在我們便成爲更激動人的，爲了太空的廣闊的紛擾，和每個時辰，風、雨、或雪、給山岳所帶來的變化。

那個小城，在它的洞穴裏面，依然逃脫着北方的風的襲擊。可是，從河沿的廣場，從阿爾的兩岸（我們，在入浴後，躺直在那裏，沙沙有聲咬着我们敲在一顆石子的平面上使之成熟的依然青的蘋果），從我們打那裏望見牧羊峯和閔尼哀山的城隍的老人橋頂，我們老是窺侯着那個山。

在山脊上，打哈喇，打蒙塔爾或打哥士特，我們走來看雲霞上升和太空淪淪和天邊變幻。所有這些運行，在城市的寧靜之上，襯露着高頭的暴風雨。

是時，沉醉於會看見雲邊的這些突稜和太空的這些繚繞，我們直走到郵局，我們叫天文台。那個看守人，在高頸，在我們成爲一種玉語輪音；在電話室裏面，兩個或三個人，手肘貼着手肘，我們懷着一類的憂煩等「艾谷亞兒答覆」。

接駁的電話室的叫喚標誌着路程和填滿着等待的秒刻：華呂盧格回答，叫愛示貝路，終於，在線的彼端，那看守人認出我們的聲音：

「天氣太壞上不了來，等幾天吧。風每秒鐘吹九十公尺，他對我們說，在呂維岡天氣好麼？這是今年天氣最壞的晚上，我們四隻脚到地許在山頂站足不穩。晚安。」

我們的主意定了。兩個人，三個人，我們前去爬山。

我跑步轉回我們當日住着的鐘街。那所房子有一種教士住宅的外表，有闊落的階梯，有純樸的列柱，有揉曲的扶手。腳步在這個幽靜的走廊裏面鳴響着，而夜環肥降臨，在等待我的我的祖母，把燈臺到她的前額之上，上着書房的窗門後面。

我氣急偏罵來到：「我們一會就出發。你一切都別管。我去理我的袋子。我在維拉勒那裏買了罐頭。我們明天：在夜裏，或後天，回來。」

我的祖母失望了。一下子，世界在她似乎改變和成為悲慘的。她祇有一次到過山上，⁽¹⁾受到受示貝路，在遊客不登山的時代，乘着關起來的車子，所有窗帷放下了，什麼都看不見，不佳想愈着危崖。

我忽忽用過晚膳。在我房間的牀上，我可找到所有我的衣物準備好了。袋子、緊身毛上衣、膝頭束着的短袴、破雪器、鑲上鐵釘的皮鞋。我趕忙穿好衣服，而且，披上這種粗厚的服裝，這些沉重的皮鞋，我覺得自己成為另一個人。我的祖母依然愁眉不展，可是，帶着一種安詳的明晰，她收拾我的袋子，把緊身毛上衣放平貼着背後，將小麵包條折為兩段，每一個袋的縫隙放一槓和收拾別的糧糧（罐頭食品，放在它們的鉛線裏面的煮熟的雞蛋，藏在小的盒子裏面的水果），和鹽袋和還有那個疊起放在漆市的袋子裏面的小藥箱。

入夜，一切準備好了。我擁抱我的祖母，她將一夜睡不着覺去從她的房間百葉

窗的縫隙眺望天空。我對她極力肯定說天氣會好下去，說北風將掃淨凝結的天空，說黎明許是平靜和微溫的：我在貯物室面裏挑選一根手杖，帶着無數的禁忌。我用臂端提起我的袋子，我跑下樓，用我的鑲釘的鞋在幽黯的階梯上擦出火星。

我們該在教堂的露台上而集合。夜間的風開始吹動楓樹的高枝。漫長的街，高聳的、狹窄的、幽靜的，沉入黑暗裡面。在百貨商店之前，水泉向它的池裏，隨着風勢的張弛，射出一泡一泡的水，而有時，在我們的周圍，一陣雨點橫掃着石子般硬的土地。

我們彼此吹口呼喚，用三下不同的調子。帶着氣、厭厭的，也因家長的勸告而是窘迫的。有時那些該來的人之一，得放棄這次遠足，遲從他母親的恐懼，承認天氣不穩當，承認該是發瘋的才要出發：往往我們祇有兩個人，而且時常有我，我較曉得說服我的祖母，和我，也許，對於這些舉登最熱切地，也最瘋狂地實

將袋子的重量均勻，將它們的負擔分配了之後，我們把袋子綁好。加重了，覺得我們的肩膀的皮帶弄得不舒服了，我們俯低身子拾起溜到地上的鏟了鏟的拐杖，我們便出發。

朝蓋脫·綏曼走或朝謨萊昔走——好得打貝寨居或打哥士特角登山——斜坡自出城起，便一樣的難走的。我們更替着走這些路程。爲什麼，在今日，在我的回憶裏面，我祇再找到謨萊昔的、克羅斯達的、或哥士特角的、路程呢？也許因爲，在那兒，在五點鐘的行程上，直到愛示貝路，我們碰不到一所有炊煙的房子，而且始終在山頭的狹路上面走路。

直到謨萊昔的山隘，在我們把它叫做「死人」的這塊地，我們走在大山的支脈中間和被維護着抵抗暴風雨。這個山谷的四處是微濕的，種植在那裏長得高高的，南面用雨棚和陽光浸着它們。崎嶇的小徑，土陣傾斜的驢子的道路，一切往下倒，它沒有爲人的工作所修葺和爲一道小牆所支撐和爲一種橫吹的風所扶正。

我們回頭看呂·維閣隱沒在山谷裏面。河堤的房子，在爲路燈切成的暗影和火

的圓錐體底下，是白色的，被壓碎的。在這些秋天的夜，山谷充滿了水的喧騰。所有這些流逝的水似乎朝着呂·維岡淌走，噴泉的城，冰冷的水源的城。在這些潺湲中間，帶有多少習慣，精神的運動與自然的運動齊一了。睡眠、最初的疲乏、出發的痠痺、協同起來遏止一切思想。顧慮着兩隻腳，顧慮着在腳底下滾着的石子，我們前進着。我記起在所謂「死人」的那個地方，在謨萊普底下，有一塊得繞過它好抄到另一個山隘的巖石，我又記得經過這裏時老是在我心裏興起的這種特殊的抑揚，這隻被封鎖在頸背與咽喉之間的內面的歌。

我們講話少。我們而行疾。沒有經濟也沒有先見。忙於離開人在那裏稱雄的地域，離開被蓄水池高臨着的花園，離開棧橋像水準器的弧線的葡萄樹，離開有向日葵搖曳其間的菜園；我們扯直膝蓋，我們俯低着頭，急欲使自己面對山岳，使自己在山岳裏面，忙於踏進傳說的國土和終於，面對我們的眼睛，打個隱面，正落在我們身上，打個滿嘴，碰到看守人所宣告的暴風雨。

這種朝山岳、朝野蠻的區域的鄰近，是以許多平緩的斜坡、許多階段結束的。

有許多瞬間（我還帶着相同的曠野的發燒，一種單憑與冷風接觸的體熱造成的發燒）我們當其時感覺自己走進一個新的世界裏面。這是好像對於小城的狹隘的生活之逐漸的脫離和一種新生活的登見。

在「死人」山陰，在燒過的草的一個山處，在一棵燬成灰的樹底下，碧亮的幹，化石的枝，我們穿上一件薄的堅身毛上衣。那兒，兩個險阻的斜坡迎在前面。孟大高的小山谷，青綠的，到處是水、栗樹和草原的，和那個，打奧拉、厄爾非和格里瑪直上到柯兒貢和到山岳最初的高峯的大山谷。

空氣走進我們身裏像在一道清冽的水源的山處取來的一掬清水。我們牽緊我們的領，用目光我們估量那樹在枯萎的樹木之上的斜坡，接近的盡頭，剎然而止的石子路的震撼，和被暴風雨最刻的吹拂驚醒了，我們攀登在我們腳下滑溜着的這條短促的小徑。

天空，這時，開始給我揭示它的無邊和它的威力。在這個峻遠的高頭，我們

前面再沒有這些山岳的聳拔之一，却有著一片最初的高原，僅在遠邊，靠近哥士特角，爲第二道羣山的崛起所攔斷的有一條大路蜿蜒其上的拖平的山峯的脈線。天空就在那兒，無邊無際，給雲霧開放的，被一股在我們依然是沉默的、一片它的喧騰許會亡失了的遙遠的海般浩瀚的風所搖曳着的。

道路，在峯頂被封鎖了，被一些花崗石的獨石所盤起，陷進這片強暴的沉寂裏面。成爲征服的大路的天然的獸道，在含維納戰爭的時代被整理過，使擴大過，被修正過，它沿著高爾的棧道的路線，和在灌木林的茁長之下，僅爲夏天放牧的牛羊所行走，爲了新築的道路而被放棄了，它再成爲一條原始的獸道，在有些地方爲它的鋪石或爲它在那上面挖掘了兩條長的轍跡的光滑的岩石的石道所差強保護着。三間荒蕪的、空洞的、被歲月蹂躪了的屋子，在幾及十五公里之上僅僅標誌着這條道路。

在這條峻急的小徑高頭，而對哥士特角，我們見到一條平面的漫長的路，在那些小山谷的斜坡之上。我們有一小時的工夫行走在一般依然微溫的空氣裏面，它

唯一的特色是寂靜，而且它也僅僅感動着，像睡在高頂的暴風雨底下。一條在鞭子之下的狗似的躺直在地上的這股寂靜，展開在金雀花和草坪的孤獨之上和在碎石孤獨之上的這種高聳的栗林的孤獨，從西方八面包裹着我們。在這兒沒有任何東西給你的存在添上一種活的存在，也沒有鳥的叫喚，也沒有獸的逃遁。

靠左邊，在草原，在往日耕植過的廣闊的田野之前，在一個人該在每個星期日依然到來栽培幾種種植的一個有牆鎖着的小物業之旁，我們望見第一間房子。我們時常喊它做「山頭」，却沒有在地圖上再找到這個名字。一些沉重的石，幾乎沒有士敏土，一座粗野的、細巧的、複雜的、為石頭的形式所迫成的牆基，一些細長得一些雉堞似的窗戶，一些矮的門，一些嵌到屋頂底下的牆，一切在這裏彷彿為一種抵抗而構成的；然而沒有一個敵人，沒有任何東西在威脅着，可是祇有時間和孤獨。那間固然無人的舊房屋擁擠着那些世紀。擁擠着它固有的放棄，擁擠着這黑夜本身，而在它最後的玻璃之一上面，一線星光安下一朵光明。

你不會走過這裏而沒有重溫一下一個人的生命，許多不認識的、不為人知的、

可是明顯的有必將喪失生命，的歷史。沒有這座惡寒，這座國難，這座疏忽的驕驕，它想像不到，即使在一瞬間，那些在這兒生活過和從山岳指出這些田野來的人。祇需目走和步履的一種秘密的配合；但使目光停在因它的花崗石的表面而滑拜的建築上面，步履在拆除了的鋪石上面略略放緩，和，給連到黑夜上面，給連到迴源上面，我們想像那個男子和那個女子，靠近這口在閃亮着的光，對着這些山谷的深淵，在這淵在一秒鐘之間成為世界中心的地方裏面。

但是道路迴轉，它的盤曲與峯巒相接。鋪石之後，道路靠着土地，靠住作片片破碎，化為沙土和絨最微的風便揚起的黃金色的石子之上。在巨石堆子底下，在腐爛的亂石之下，我們從一個斜坡走過別一個斜坡，從一種寂靜的特性，輕巧的，為水源的，出產夏天的芻秣的草原的風所挾帶的，轉到別一種寂靜的特點，更稠密的、深刻的，一個深淵是的隱匿着的，而孟大高的深處便這樣回報着寂靜。特·格里珂的懸崖。

本身一樣被毀壞了。土地曉得爲自己報復，它執起那些歲月像一把攻城的槌子和拿着歲月敲打下去。

在一個像本鄉的地方什麼也不能作爲一場災害、人們的一次瘋狂、的持久的遺跡：自然重新蓋住一切，而在廢墟重現的當兒消逝者却是人類搏鬥的遺跡。

在克里斯塔之後，溪澗占據了那條道路。它們用水浸沒了它，和在每個拐彎將它推到危崖上面去。我們從一塊石頭跳到一塊石頭，我們陷進山岳最後的突角底下。高的峻坂用寂靜掩蓋着我們。風息了，空氣更微溫下去，道路在一個每一塊草都有水濺出來的小草原裏面不見了，攔左攔右的手觸着長的花木，草坪傾斜，大地矗立起來像一個無邊的轆轤，一塊最初的岩石擋住天空：我們褪下我們的緊身毛上衣，而最艱苦的攀登開始。

我們可以打裏面，在松樹底下，靠左手走，但是那條原有的小道蜿蜒曲折和使人太長久等待那個山峯。熱棧道直立，在石塊中間，將手和上身幫忙，我們上得更快些。土地成爲乾燥的、有力的、一色礦質的：再也沒有水，再也沒有草，一些

另一間房子，長得像西狹拉的一家客店，現在靠在路邊；一道非常幽深的階梯，一些天空透過它們的窗戶，一個樑木的殘餘構或一些荒涼的十字的頹敗的屋背。這是克里斯塔，羊羣的停站，那兒休息着，上山或下山，則盡道的牧羊人，他們的羊，他們的公的和母的和羊。

夜是在它的停午；自從出發，睡眠從來沒有這麼強烈，疲乏也從沒有這麼強烈。因睡眠的這種威力，在這裡便開始那個夢裏在暗影中行走的傳說。

我們想道：『彷彿是一間被墨西哥人劫掠過的的客店，他們將那些門放在驢背上抬走了，他們給屋頂放了一把火。』

可是我高聲說着，彷彿要用歷史去對抗幻想：『這一切是在舍維納戰爭的時代焚毀的。』然後我想着那條道路是為這場戰爭，為強迫這些人民屈服，為使他們在凡爾賽的國王之前低頭而修的，而且，不用說，那所房子當日是為了驛站的替換，為了輕騎兵駐足而蓋的。那所房子倒塌了；本鄉重享它的權利。當日焚毀了牠開地在綠野的版圖中央予以重建了，但是一個新艱鉅大道的遺留給結晶像道路